

抗戰叢書第三輯

東北記痛

天行編



中華圖書公司發行

抗戰叢書第三輯

東 北 記 痛

天 行 編

華 中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三 月

抗戰叢書第三輯

東北記痛

實價二角

編輯者 史天行

發行者 唐性天

出版者 華中圖書公司

漢口特區湖北街

總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電話二四二八二號

分發行所 漢口現代書局

武昌北新書局

重慶華中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二十日初版

一一四〇〇冊

目次

恐怖の東北

東北人民の血祭

知識分子在東北

日寇在東北之暴行

今日之吉林城

在營口

邊聲

安東の大屠殺

帶笑皆非錄

東北來信（一）

東北來信（二）

滿洲國的酷刑

恐怖的東北

曉秋譯

不久以前，曾經有幾位從滿洲「樂土」來到上海的哈爾濱人和本社記者，縷述關於在哈爾濱的中國人和歐洲人的生活印象。在其中有一位曾親身歷經過日本拷問所的恐怖。我們談講這件殘酷的故事的時候，都是全神經地緊張着。

——您對於在哈爾濱所發生的事情很感興趣吧？——從滿洲國的「王道樂土」逃出來的人這樣和記者開始談話——我們以為應該告訴您那許多一切這里所不知道的。

一切權力都掌握在日本軍部的使節手內

您大概知道，在哈爾濱的一切行政權力都集中在日本軍部使節底手中，她可以決定人民的命運。她管理着城市的言論和一切生活。牠頒佈命令給市政府，警察廳，憲兵隊，稅捐局和地畝局。牠管轄着訴訟機關。特別為中國以及白俄報紙所設立的檢查所。而且還在中央郵政局檢視來往的信件。

恐怖的東北

曉秋譯

不久以前，曾經有幾位從滿洲「樂土」來到上海的哈爾濱人和本社記者，講述關於在哈爾濱的中國人和歐洲人的生活印象。在其中有一位曾親身歷經過日本拷問所的恐怖。我們談講這件殘酷的故事的時候，都是全神經地緊張着。

——您對於在哈爾濱所發生的事情很感興趣吧？——從滿洲國的「王道樂土」逃出來的人這樣和記者開始談話——我們以為應該告訴您那許多一切這里所不知道的。

一切權力都掌握在日本軍部的使節手內

您大概知道，在哈爾濱的一切行政權力都集中在日本軍部使節底手中，她可以決定人民的命運。她管理着城市的言論和一切生活。牠頒佈命令給市政府，警察廳，憲兵隊，稅捐局和地畝局。牠管轄着訴訟機關。特別為中國以及白俄報紙所設立的檢查所。而且還在中央郵政局檢視來往的信件。

。爲一切的信任。爲一切的新聞界她設立了一個像衙檢査所。必須要在俄文報紙上登載的政治新聞材料，都是由那日本軍部駐「滿」大使所發送給編輯的。

在城市里，沒有一次逮捕是日本 節不知道的，或直接命令的。

哈爾濱市和道外的監獄里 都 滿了囚犯。因爲非常需要放置被捕人的地方，所以日本認爲必需在嚴密制度下改組警察局，以便派出所增加；同時，警察局也因而改稱爲「特務段」，這些段長都由日本憲兵軍官來充任。

現在就是那所謂段也在屠殺着犯人，在哈爾濱，逮捕的事情一天一天地延展着。逮捕那中國人，俄國人，朝鮮人和歐洲人。

我們曾經第一段（位置在軍官衙）逮捕過，並且在那里被囚禁了五十八天。我們也如同其他的犯人一樣，被日本人當做間諜而審問。

特務段的副段長奧札瓦山和俄國監督不僅是管理着逮捕的事情，同時還負責審問，和時常間歇地作着說出來使人難以相信之拷打。

審問在每天的夜裏兩點鐘開始。我們的審問，是受着一種類似神話式的罪名，他們要求我們在他們預先作好的調書上面簽字。自然，我們無論如何是不會同意於那日本人所提出的被審訊的理由

，在這時便開始了拷打。

拷打的屋子

在審問的屋子裏，離牆不多遠有一條長櫬，日本人把我們放在那上面，預先蒙上了我們的眼睛，把我們的手和腳都綁在櫬子上，然後用一條很沈重的木棒抽打我們。

由於我們感到過甚的痛苦，我們沒有放棄了呼叫的本能。在那時，他們暫時給我們三分鐘的喘息時間，再使我們簽字，我們拒絕了。於是又開始着拷打、更重新地把我們綁在那個櫬子上，從一個長嘴的茶壺裏倒出水來，往我們鼻孔裏灌，同時，我們的兩脅也被日本人用一根特別的鋼條磨觸着，我們立刻感受到一種殘酷的痛苦。當拷打停止後，我們已不能離開櫬子站起來：我們喪失了行動的本能。在再度的迫使我們簽字的時候，我們又堅決地拒絕了。在這時候，日本人又向我們實行拷打一種新式的方式：在我們底指甲下面，插入裁縫用的尖針。由於這種殘忍的痛楚。我們喊出一種非人的叫聲……奧札瓦山走到我們的近前，用一種威嚇的聲調說：「不要反抗，簽了字，我們就釋放你們。」

雖然我們逐漸地喪失了我們自己的自由，但是，我們是鐵硬地決定了不在調查上面簽字……

：但是、當他們用火紅的熨斗開始烙燒我們底足踵的時候，我們便喪失了知覺了。……………我們被他們用轎子送到派出所。

早晨，當我們醒轉來後，我們全身都感覺到一種極可怕的疼痛，我們不能坐着，站着或倒着。可是剛好到了夜裏兩點鐘，我們又被招去審問，又重新開始受拷打……………

逮捕甚至及於孩子

過了不多幾天，在我們的派出所裏又送來了一個名字叫做徐文的六十五歲的中國人和他的孫兒——一個五歲的小孩。

日本人逮捕這個老頭兒，是因為他曾經給一個相識的同國人作保，後來這個人不知逃到那兒去了，當日本人拷打到這個老徐文到四個鐘頭的時候，他們從他那裏得到了逃跑者的住址。

中國警察流着淚說：「這就是我們所期待的嗎，逮捕甚至於孩童了。」當日本人覺得只是逮捕老頭兒和孩子還不滿意的時候，便把徐文的全家都逮捕了來：他的弟弟，弟弟的未婚妻，他的兩個中國女友。這些個人也被推到死亡的路上。

中國警察也如同我們這些被捕的人們一樣，他們也喪失了一切幫助拯救這個不幸的家庭的能

力。

在我們的生活中，永遠不會忘記那些恐怖的夜，沒有完結的審問和最痛苦的拷打。我們永遠不會忘掉那許多夜，當我們的派出所響起了那不幸的囚犯撕裂了靈魂的叫聲。

當我們從日本拷問所走出來的時候。我們已是一些病廢的人了。

幾萬個像我們這樣的人，現在還呻吟在哈爾濱市的，道外的，新京的，奉天的和滿州其他城市的監獄裏，憲兵隊地下室裏。有許多被日本人釋放出來的人，是沒有犯任何的過錯的，可是，那許多被日本人從自己的地下室經過了極殘酷的拷打後，釋放了出來的人們，是永遠地成爲一個殘廢人了。

憲兵隊的地下室

我告訴給您一個最著名的憲兵隊地下室，那是在南崗。我們的朋友曾經被囚在那地方，他告訴我們那個日本人的地下室是安置了一切微妙的拷打刑具的。

一個大的黑暗的過道，橫在地下室的中央，在過道的兩旁，是一些有着小木窗的非常小的屋子，這裏面囚禁着犯人。

這些小屋子是「高大」和「寬闊」到使被囚禁的人，不能站立和倒臥：只能蹲着。

通過那個小木窗傳遞着飲食：飯和水。這許多的小屋子永遠也不空閒，在那裏是那麼暗黑（偶然過道和小屋也有光亮）犯人們彼此都瞧不見，飯食只能用手來摸着吃。在這個過道裏是像墳墓那麼的寂靜：彷彿這裏就是沒有人。犯人只是在審問（在夜裏）的時候，被領出到拷問室，這審問室每天都超過二十次以上的。拷問室的牆很厚，從這裏不能透出一點任何的聲音，所以雖然這裏的拷打技術比較警察局裏的精明得多，可是被鞭笞的叫聲是不會被人聽見的。拷問的刑具，是一個五金屬的鞭子，將它戴在犯人的頭上，擰緊到使犯人的頭骨都漲裂，然後用一根帶有釘子的竹棒捶打着犯人，直到失掉了知覺的時候。那用鉛錐鑄的槩杖是用以敲打那些不承認日本所加的罪名的執拗的犯人，到最後，將犯人的腳倒懸在上，頭向下。用胡椒水由鼻孔和嘴倒入，拿牆當作一個可怕的劍子手，把頭拋起向牆上碰撞。在拷問室裏的牆上，差不多全是滿濺着血水，這牆也就是在這憲兵隊地下室所發生的殘殺事件的唯一證人。在這些小屋子裏住的是中國人和朝鮮人，俄國人比較地少一些。

偵探專科學校

在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是發生着像在滿州那樣的恐怖。

日本人爲甚麼要組織對於城市住民的循環偵視辦法呢？那是日本人使令每一個房主都監視自己的住戶。每一個房主都應該知道：自己的住戶是和誰相識，在甚麼地方和誰一起遊走，多麼返回住所，有不在家的時候沒有？在甚麼時候，幾點鐘。關於住戶的品行，房主應該每日報告給自己附近的警段裏。

到底，日本在哈爾濱設立了一個自衛專科學校，這學校的組成，是由許多從十八歲到三十歲的移民青年。自衛士是全副武裝，背着手槍，穿着規定的制服：灰綠色的外套和英國形的制帽。在一切日本以隨便任何場所舉行的檢閱式，自衛士都必須參加，而人數是超過九千人的。自衛士是受着嚴格的軍訓的。

參加自衛士的人，都被指派到懲罰隊和夜巡邏隊裏。

偵探專科學科的學生，正是被委任在各地偵探。他們分散在各區域裏。在每個區域裏，指定十個和一百個人管理着軍事機關的十個或一百個的小組。

自衛士必須偵查自己區域內住民的個人生活。每個自衛士所監視的人，只是對於憲兵隊負責。這麼地，日本不僅規定了住民循環偵視辦法，同時還成立了像自衛士那樣的相互仿證方法。

在哈爾濱，在滿州其他城市裏，王權是沒有止境地，被人恣意的行使着。

在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內發生曾在滿州那樣的賄賂事件。

日本人尋到了一種新的得利的方法：幾次地逮捕那預備給賄賂的有資產的人，從那裏得到鉅額的賄金後，釋放出去，再逮捕來，再榨取。

在哈爾濱行使這種勒索的主要人物，大約是衣·克·那卡木拉——憲兵隊長，同時他還是日本人所組織的殖民事務所的顧問和神聖的夫拉基米勒殖民專科學校的名譽校董。他的勒索和拷打助手，是沃勞甯（譯音）和尼其文勒（譯音）的移民，並且有許多還是最近幾年設移殖到這個地方來的。

像這樣地，在哈爾濱逮捕了許多次那些大公司的股東和經理，例如：召和利，同茂隆，大羅新，同記商場，秋林洋行等，對於這一切形勢上的公司，日本人都給加上一種破壞滿州國貨幣法規的罪名：這些公司曾「非法的」將自己的貨本運到中國去。

錢。

還有些個中國人開辦的公司被加上的罪名，是因為他們的活動資本，是由滿州逃走的將官的

在日俄偵探和日本憲兵間，對有賄金的分配，有着一個密祕的盟約。

每天每天地在各家裏穿行着日本人和白俄偵探，有被謀陷的犧牲者下着說詞：「交錢吧，現在還不算晚！」被驚嚇的商人默然地簽了支票，過後便只有哭泣的分兒了。

不是一次交付錢的富有的哈爾濱人，一定得再受一次同樣的苦刑：白日將身上剝光，眼不能睜開，足不能挪動。

是的，如果說是反猶太主義，那麼日本人還是在和希特拉競爭呢。同時，也必須承認它是相當的積極，含有驅逐歐洲商人出滿州的目的，哈爾濱軍事使節發了個命令，宣布對於歐洲公司拒絕交易。您也許知道，在哈爾濱曾經發行過一本含有破壞性的冊子「我們的路」，講述着日本軍事使節的手段，編輯的人大約是洛札也夫斯基。「我們的路」承受自己事實上主人翁的命令，領導一天二天地有系統的歐洲人的攻擊。夜裏，歐洲人怕去街上行走：洛得札也夫斯基的打手在街上殺死一個歐洲人，當他呼喊着「起來呀，猶太人，去救俄國呀！」的時候。

用逮捕和勒索的方法，日本企圖從滿州排擊出去那些一切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大公司股東。

偉大滿州的城市和鄉村是這樣地「昌茂」着。在被日本所侵奪去的領土的三千萬被壓迫的人民，便是這樣地生活着啊。

——譯自九月十三日俄文中國導報

東北人民的血祭

東 北

【東北義勇軍的難關】民國廿三年日本前任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大將的就職誓詞上，很明白的說：「滿洲國治安第一主義！」這是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肅清東北各地的抗日軍，要算他們的第一的重要工作了！所以東北的日本人年來的興工築路和併村移民，絞盡腦汁的種種苦計無非是爲的要解除抗日軍，消滅抗日軍，以完成他們所標榜的治安第一主義的事實，不過四五年來因爲抗日軍佔地理中的種種優勢，和猛烈的進擊敵人，日偽軍終於莫可奈何？可是自從去年秋間，情景大變了，日軍突施行極嚴酷的集團村制，其法將零散民戶完全集到區治和區治外的幾個大堡子裏，四週建築兩層鐵絲圍牆，異常鞏固，高達三丈餘，四隅並築砲台四座，俗語叫做圍子，每個圍子裏最低限度駐有地方鄉團三十名，其他重要圍子裏尚有警察隊三四十名，其最爲重要的區子裏並常川駐有日軍二三十名，此種鄉團的訓練，不減於偽正式治安軍，且槍械精銳，又係土著，頗爲抗日軍的最大障礙，如有事時則各圍子裏的日偽軍互相應援。此種毒辣政策施行後，遼東的抗日軍失去食宿之所，

只得作飲鴆止渴之計，在山林叢密處營造山寨，暗藏食糧，以苟全度命，自去年十月後，日軍喊出肅清東邊殘匪的口號來，和什麼東邊復興工作委員會後，抗日軍的山寨屢被敵人發現，稍一接觸，抗日軍即遭嚴重損失，自去年十月至今三月共五個月的期間，遼東一帶被敵人燒燬的山寨，竟達六百七十餘處，遼東的抗日宿將現任少年鐵血軍的副司令王鳳閣竟被所擄，好在那些殘餘的武裝同志們，都游動到其他較遠的地方去了！同時其餘各地如遼南鐵血軍本部的白君實部趙慶吉部等，受總司令趙周的指示與領導，尚作進攻敵人的工作，吉東吉北的趙尚志部吳義，李學萬，周寶忠各部仍然非常活躍，依蘭縣城曾一度為抗日軍所收復。

【民團的嚴刻訓練】日帝國主義者雖然怕民衆的反抗，把民間的槍械都收索去了。然而以其人口太少，不足應付將來國際戰爭中的消耗，又不能不積極加緊訓練青年人，使青年人作將來戰爭的炮灰，不管嚴冬酷暑，都在外邊訓練。本來民團的團丁都是農民，與以嚴格而刻苦的軍訓，怎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學會呢。所以學不會非罵即打，再不然就是罰跪！把一般農民打的哭哭啼啼，但是也不敢表示反對？

四「安東」組移民列車【自解冰期以來經過安東北行列車，北上之日人移民集團，陸續而至，開四月七日，更將有一千二百名之移民大集團，過安北上，此項移民大部為南鮮地方農民，定在同